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一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奉勅

全編

侄孫 永興

顧端文公

端文憲成字叔時南直無錫人幼讀韓文諱辨每至  
父諱輒婉轉避之耽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書其壁  
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頽巷不爲貧一日從師講  
孟子養心章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  
主欲爲役主強則役退聽其英穎多類此萬曆丙子

履博二公  
及莊克山  
嘗配桂陽

舉鄉試第一文章獨開堂與天下宗之顧自謂此非  
吾安身立命處乃從事性命之學日取濂洛關閩諸  
書究極其旨庚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  
中漳浦劉廷蘭友善時相張居正病舉朝若狂爲謾  
醮以禱同官代憲成署名間即馳騎往齊壇手削去  
之居正卒調吏部丁亥有齟齬總憲辛自修者憲成  
上書語侵閣臣王錫爵謫判桂陽已復司理處泉二  
州壬辰大計羣吏憲成舉公庶寡愆爲天下司理第  
一尋入吏部考功旋領銓事會三王並封議起首疏

力爭與王錫爵往復辨論事得寢癸巳內計越南星  
爲政盡黜要人子弟及其姻婭之失職者憲成實左  
右之趙忽奉旨罷顧亦疏請同罷不報居無何復入  
選司自矢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然所  
推薦卒多與錫爵齟齬及會推閣臣憲成舉舊輔王  
家屏以對遂削籍歸益潛心理學集同志講論於二  
泉與姑蘇管志道力辨無善無惡之說管之學一貫  
三教而實主佛氏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  
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觀七佛偈了然

矣吾儒何必以此爲學又謂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在吾儒陰壞實教也語語破的爲一時正學表儀城東南故有宋楊龜山東林故址同邑高平龍謂之曰此地乃造化所留以待叔時也憲成因首倡議復構講堂書舍居焉集吳越士歲一大會月一小會條約一宗朱子白鹿洞規而大旨在教人識性嘗曰論本體只性善二字論工夫只小心二字戊申起光祿薛

叔時

府君願氏

遂以中行

獨二龍公

死處有狂

不赴壬子卒于家憲成有絕人之資而以全力用之於聖學故不爲一切懸虛奇妙所惑居官雖未得究其用而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論者謂其有萬物一體氣象然于邪正義利之辨毫末不少差故自熹廟之季以訖國變東林忠節輩出而不減東京風俗之美者實憲成所風勵居多也當時目爲東林邪黨魏忠賢痛恨東林擊殺待盡又立碑如元祐故事公歿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端

文所著有涇臯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還經錄  
証性編桑梓錄等書

語錄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  
至理須合而參之始得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  
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  
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大儒保世  
道之重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  
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浸久分裂失  
真於是乎有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  
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韓昌  
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謂元公之功不在孟  
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不許人說  
一個字破  
縱緯是也  
知

明道見處極高便有懸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  
橫渠見處極深便有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  
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

狂語惟元公其不可及也夫

顧氏曰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爲心也皆喫緊爲人語或問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說者以爲未發非時蓋指本體而言也此說似與朱子不同何如曰朱子原有兩說此說即其前一說

或問說者云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言良知在我隨感隨應自無不知若乃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

是

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然否曰此爲專求諸見聞之末者言誠頂門一針然而體察孔子當時口氣似乎不類何者孔子自謂無不知而作今如所云是孔子自謂無不知也自謂無不知而作其辭乎其意虛自謂無不知其辭矜其意濳矣且多聞而擇能擇者誰所擇者何物多見而識能識者誰所識者何物易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正是這個功夫若專求諸見聞之末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耳是乃知之蠹也何但落

二義而已乎

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  
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  
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  
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  
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  
本體只是一個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  
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孔子表章  
諸大聖朱  
子表章諸  
大儒其意  
則其功同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義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  
能易也朱子表章六經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  
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  
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  
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大  
學魏揆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  
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說出自老  
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并詆通書穿鑿害道

言不可不

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時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煥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脉，其功大矣。

周元公尚矣。明道晦菴兩先生各有獨到處，未易以優劣論也。

既云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又云元公尚矣。明道晦菴未易優劣，則叔子可知。已然晦翁於叔子却極推重。

慈湖曰：濂溪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

意謂不起  
竟之說自  
窮矣人謂  
意謂之病  
也

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愚竊以爲更有甚焉文王于天下至一之中忽起元亨利貞之異說是穿鑿之宗也庖犧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乾坤坎離震艮巽兌之異說是穿鑿之祖也此之不問而獨于濂溪乎求多何也慈湖之學以不起意爲宗試看此等處有意乎無意乎皆在慈湖獨知之中非吾所能懸度矣慈湖又曰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思未嘗不昧未嘗不妙未嘗不神

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思之即無思也審如是慈湖之必取乎不起意何也

大學言誠意論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繫辭言無思各是一個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個道理是故其言誠且慎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慎者之窒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思格無思此



正所謂穿鑿耳

風會謂結  
術至陽明

又一開闢

也于公言

於他

五宗昌而虛無寂滅之教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吾  
儒之道之常來而歸者周元公也程朱沒而記誦  
辭章之習熾矣所以使天下知有自心自性之當  
反而求者王文成也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  
一孔子也太極圖說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  
圖洛書相表裡其言約其旨遠其辭文其爲道易  
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是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

陽明者  
天之

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戶而  
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  
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  
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  
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陽明先生開發有  
餘收末不足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  
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  
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亡往往憑虛見  
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業陵夷至今議論益懸

獨出千屢  
爲定此三  
大儒之系  
實言正非  
虛言

習尚益下高之放誕而不經卑之頑鈍而無耻仁  
人君子又相顧徘徊喟然太息以爲倡始者始亦  
不能無遺慮焉而惜之此其所以遜元公也然則  
朱子何如曰以考亭爲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爲宗  
其弊也蕩拘者有所不爲蕩者無所不爲拘者人  
情所厭順而決之爲易蕩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  
爲難昔孔子論禮之弊而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則  
論學之弊亦應曰與其蕩也寧拘此其所以遜朱  
子也

紅備謂有  
入指稱一  
字便是破  
綻夫子子  
子路每作  
狠語何失  
爲大賢

孔子誨子路以知而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直指本體當下即了其誨子路以敬而曰修  
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也究竟功用  
到底不了此最易簡最廣大聖門第一義諦也然  
則孔子之所以注意於子路可知而子路之所以  
爲亦可知矣子思班諸舜與顏之間孟子班諸舜  
與禹之間有以哉

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助則熱惟

理會道理  
真是活潑

理學分集

卷之十一

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裡醞釀出來  
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之以致廣  
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崇禮可謂  
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活潑潑地  
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陽明先生  
此說極平正不知晚來何故却主無善無惡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  
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  
言空者以似亂直六子皆不敢知也

此處方  
已讀過

讀禮樂征伐一章何以識得春秋一經全局讀誰毀誰  
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唐荆川先生所著春秋論甚佳其說本孔子禮樂征  
伐一章却似只道得一半何也所謂自諸侯出自  
大夫出自陪臣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  
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  
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  
顯諷其上故其辭婉而微聖人之情見矣春秋論

有由聖人  
之語

曰春秋王道也禮樂征伐出于天子無或有一人之敢橫行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余欲竊取孔子之言以補之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道也如此者方成一部春秋然則孟子何以但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曰自周之臣子而觀一十二王皆君父也春秋托始于平王正以其忘君父之仇爲亂賊首而治諸侯治大夫治陪臣則以治其徒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天何言哉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四時行焉百物生

齊

焉天何言哉到發處依舊是未發氣象也故曰體  
用一原顯微無間

言事者率諾當事者爲攬權雖曰局外不知局內之  
苦然而確有中於當事者之膏肓也當事者率病  
言事者爲偏執雖曰局內不及局外之情然而確  
有中於言事者之膏肓也二鑒不除而欲天下治  
且安必無幸已噫此古今之通患也

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  
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



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忘于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尾波迷情

從來無人  
認到此冷  
眼有破

二日遊觀音寺見男女載於道往過來續繩繩不已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季時曰何曰凡所以爲此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爲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而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而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

同處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真真之爲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

或疑程張氣質之說未透性善惡竊以爲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爲性槩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間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諉不善于性不

可得已故曰氣贊之說正顯性善

或問不學而能良能也學而能非良矣不慮而知良知也慮而知非良矣吾儕須從不學不慮起手方是入聖真路頭若去學且慮使成胡越矣如何曰此處須要善看語有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始委如所言孔子非歟曰然則孟子何以云爾曰試檢孟子七篇之中原自說的明白何必捨定不學不慮四字聊舉其畧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仁也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

只從四書  
白文印刻  
林認便自  
分曉先生  
有孟子之  
學之才

也豈不在在圓滿孟子却與他拈個充字出來  
謂之充即不免學且慮矣譬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義也是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者也豈不在在分曉孟子却又與他拈個  
辨字出來謂之辨即不免學且慮矣若然者孰爲  
良能孰非良能耶孰爲良知孰非良知耶曰然則  
良能有不能乎而待學乎良知有不知乎而待慮  
乎何其說之自相矛盾也曰非也良能不學而能  
良知不慮而知天命之謂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

原無矛盾  
孰有自生  
陳壽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率性之謂道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始修道之謂教也夫  
如是何矛盾之有且君之言曰從不學不慮起手  
試味起手二字莫便是學否莫便是慮否還以質  
諸不學不慮四字莫便自相矛盾否夫如是又何  
疑于孟子哉

程伊川先生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  
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  
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解最精太伯爲太王長子

以天下讓  
幾得了不

一旦借仲雍王公而之荆蠻這事最做得奇當時人見了必定大宏不去推求個中緣故亦安有不知即註所謂季歷生子昌有聖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亦是當時所傳流下來的話何以云民無得而稱只是據這話頭一似在太王身上起念是以父子讓也在王季身上起念是以兄弟讓也這也是十分好了乃泰伯更有大焉却是在天下上起念以天下讓也以父子讓以兄弟讓是將文王做一家公共的文王就太王王季看來泰伯真是至公

方是素伯  
心事

理學

卷之一

三

而無私就天下看來猶未離乎私也以天下讓是  
將文王做天下公共的文王就天下看來猶曰太  
王之聖孫王季之聖子就泰伯看來即太王王季  
不得而私之矣這是何等心腸何等心胸勘到此  
處非惟尋常人不能知雖賢人君子亦未必能知  
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以爲民無德而稱至伊川  
直將天下二字數破千載而下有知己矣

朱子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者也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宰萬物者也。此爲親切。若以意念爲心，與察爲知，未免落第二義矣。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功夫。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即本體，即功夫，和盤托出，而兩賢俱在範圍中矣。

陽明特揭良知，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了無依傍。

千言萬語  
不過了當  
此字



舍慮事也  
文字講論  
偶是少不  
得但亦非  
不得疑者  
曾知

矣今考年譜則謂其謫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  
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說寤寐中若有人語之  
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是亦未嘗不從念慮入也  
及經宸濠之變語門人曰近來信得良知二字真  
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  
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尚有微動于氣  
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亦未嘗不從事而人也  
譜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莫

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予昔聞季彭山言。山陰有黃舉子讀書不牽章句。成化弘治間儒者守成見。莫之信。惟陽明與之善。又聞陽明遇增城湛甘泉於京師。一見投契。嘗爲文別甘泉。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於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交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至於門人徐曰仁。陸原靜輩。始亦不無牴牾已而已。

竭所疑反覆辨折而後歸于一由此觀之其所商  
求印証得之朋友之助發者當不少矣是亦未嘗  
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  
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  
也總只一般有何同異可以忘言矣

再閱陽明與羅少宰書有云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  
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  
作用不同正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  
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竊惟朱子平陽明高朱

子精實陽明開大朱子即修即悟陽明即悟即修  
以此言之兩先生所以考之事爲之著察之念慮  
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者委有不同  
處要其至于道則均焉固不害其爲同耳若曰是  
起千里之謬至推而比諸楊墨試換諸此心之良  
知其果然乎否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  
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六篇大文字有  
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

長卷

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又貼實理會白天開地闢生山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難釋此等  
題目方好  
閱世間各  
項文字

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做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

互相關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天地間  
一個公共的大勾當也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爲  
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  
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  
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  
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  
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  
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何處放個到

剖折入微  
知大人不  
天亦子則  
知人皆可  
爲聖舜

予少時記  
一先業先  
軍問曰愛  
讀佛經否  
予曰不愛  
讀佛經愛  
讀佛書美  
先業曰佛  
書豈極淨  
淨如何得  
他心服予  
曰他即不  
服絕去人  
倫成何世

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  
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  
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  
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  
沒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  
即欲歸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  
以解且旣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  
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

界會時得  
先生此言  
舉而告之  
尤宜未必  
不厭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  
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  
即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  
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  
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首適不免走  
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



眼耐處若  
得極精微  
精微處者  
得極舉薄  
總是鋼鐵  
無用

夜來偶思孟子性命二條其指甚精當與盡心章參  
看何者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爲落在形骸塊然  
而不神今日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脉極其懸遠如此不得  
丟却原頭認形骸爲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  
知天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爲來自於穆窈然而  
不測今日命也有性焉是直及到愚夫愚婦可與  
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可丟  
却見在認於穆爲必忽然之物也故曰殀壽不貳修

只是這理  
便便說說  
豈說無不  
處有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嗚呼微哉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  
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  
不是截然兩物也乃孟子論性命二條實備發其  
指是故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爲舍  
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  
人心以爲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  
蓋如此窮此之謂窮理盡此之謂盡性至此之謂  
至命非深於天人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伐根澤土  
若方是一  
可下當法

身大重天  
賢不能合  
也克已特  
也長讓已  
知者賢者  
更甚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爲不知其仁及顏子問  
仁却告之克已何也曰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  
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方且東支而西  
吾方且西滅而東起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即徹  
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矣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  
可同年而語也

所謂已非特衆人有之雖君子亦有之非特君子有  
之雖聖人亦有之故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  
舍已論語記孔子絕四亦以毋我爲究竟毋者禁

止之辭以用力言謂之克以得力言謂之舍

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  
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  
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  
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  
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  
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個道理流出  
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個名兒世間有  
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喻子之之流者旣屬可笑况

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猶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的却又大奇徑把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

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問出古  
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  
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  
天下爲輕藐而置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  
誅之跡妄肆蹀躞然後知天下公器豈有百神管  
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  
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多少痴夢其  
有功於世教大矣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曰

無向不轉  
無向不旋  
從來論性  
論理氣者  
千百萬言  
有如此之  
明快簡實  
君子

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宰  
言之也曰如此得無遺氣曰既曰自其主宰言便  
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易嘗遺氣吾儕要認性須從  
主宰處認取方有下落性不離於氣亦必知其有  
不墮于氣者存而後性之真面目始見耳若向氣  
上認取他這個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  
指何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  
之主宰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  
得理是氣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

或得佛家  
因果耳然

或得

或問因果有諸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  
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惠迪吉從逆凶  
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  
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  
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謂  
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  
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  
未來非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  
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



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  
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  
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  
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  
忠臣孝子皆爲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  
爲報風生之怨而來及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  
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  
所繫屬而道廢矣大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所謂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常然而不容或

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買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羲農堯舜復生無以御天下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于聖人哉

地方至此  
無入不自  
得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  
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  
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  
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  
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  
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個未發  
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明明  
是君子枉明明是小人亦何待分割只覺下個直

且身令人  
怒枉身今  
人喜所以  
梁錯之難  
常見正人  
君子愛此  
兩之傷者  
正焉不知  
其爲枉也

字枉字更有方何以言之謂之直必然是曰是又  
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畧  
無些子依違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歸向他上面  
却最容易怪他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然是可  
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  
意求媚畧無些子執持者此等人下面公論極鄙  
薄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所以錯之爲難是故  
均之爲君子也而其品不同若一味清苦的朴實  
的忠厚的謹飭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盡見廢

棄惟危言危行敢於犯顏的縱清明之時亦徃徃  
取忤矣均之爲小人也而其等不同若一味貪污  
的虛浮的苛刻的恣肆的縱是昏亂之時還不至  
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指的縱清明之時  
亦徃徃被黜矣乃知槩曰用君子猶未有以見其  
用之之實也必至連直者都用方纔用的徹底方  
纔喚的真能用君子槩曰去小人猶未有以見其  
去之之實也必至連枉者都去方纔去的徹底方  
纔喚的真能去小人聖人下此二字一則將君子

既得十分  
彌快只是  
要讀書

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含糊不得處一則將時君  
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其指精矣長  
國家者誠於此一叅証焉所舉吾所好乎民所好  
乎所錯吾所惡乎民所惡乎孰爲直乎孰爲枉乎  
民服乎不服乎自應惕然有醒豁然有悟亦何至  
忠正是讐邪媚是僂棄藥石而懷鴆毒公然馳而  
納之危亡之中而莫之避也

或問春秋大旨曰春王正月巳而又曰天王使宰咺  
來矜惠公仲子之聞曰何言乎春王正月也曰遠

王字天子  
是春秋大  
綱

裡要着一王字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作  
春秋却表出一王字來意豈不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即爲有道自諸侯出即爲無道乎於是而書  
會書盟書聘書伐又豈不曰是果自天子出乎抑  
亦非自天子出乎如此不特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者無所復容即桓文輩自詭能爲天子分憂  
捍難有功于王室者亦與亂賊同科一切假仁假  
義之說無所復施矣這便是孔子撐乾拄坤變無

道爲有道的規模曰何言乎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也曰這裡要看一天字蓋天下有  
道非天下自爲有道也惟王帥之以有道則有道  
矣天下無道非天下自爲無道也惟王帥之以無  
道則無道矣故春秋特揆所由提出一天字來意  
豈不曰天下受命于王王受命于天能奉天即是  
帥之以有道不能即是帥之以無道乎於是而書  
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豈不因是果奉天  
而行者乎抑亦悖天而行者乎循名責實將無悞



然而愧乎誠知愧將無惕然而懼乎誠知懼將無  
聳然而奮乎然後一發念必慎一施政必慎而禮  
樂征伐悉稟承自天矣然後諸侯莫敢擅于國大  
夫莫敢擅于家陪臣莫敢擅于室而禮樂征伐悉  
稟承自天子矣這便是吾夫子旋乾轉坤變無道  
爲有道的太機括故看得一王字明白則知春秋  
正名定分之書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  
者也看得一天字明白則知春秋端本澄源之書  
也所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君父者也董子曰爲

無善無惡  
四字爲禪  
宋亦有所  
以云陽明  
初上至善  
不知晚年  
柯故却主  
無善無惡

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  
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篡殺之罪得之已  
矣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  
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  
永嘉証道歌謂棄有而着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  
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  
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  
着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着有

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  
又掃直掃得沒麥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  
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或問聖人之不勉而中即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  
不思而得即孩提之不慮而知信矣論者又以爲  
不同何也曰此亦有說在曰可得聞乎曰孩提不  
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  
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滑之也聖人不思  
而得則滑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

辨人

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讖不知順帝之則道兩不知同乎不同乎曰恐不同曰孩提之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之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以此而論謂之不同也固宜曰然則于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功夫矣曰如此看甚好

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恁麼樣小心若

不問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是

小心圖是  
尾小心訣  
非拈出不  
知

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天命云何曰臣受命

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天不知有君不可以  
爲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爲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爲  
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  
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  
敬曰常惺惺法尹焞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  
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  
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  
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  
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却少他不得而今須

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處生放在一邊也

同安蔡獻臣曰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仞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或曰薛文清陳白沙於論前輩得失處決不輕管人一語涇陽除濂溪外二程張邵朱陸以迄陽明皆有可摘得無涉干躁且慢乎曰文清白沙固是渾厚之道或亦其人未可與深言涇陽尚論古人以求一至當不易之理非故苛責其人也孟子願學孔子自孔子之所稱許者而孟子直鄰之至伯夷而曰監柳下惠而曰不恭此豈故與孔子相左正離合而與之相究蓋孔子以匹夫而定湯武伊周微箕之案剛定贊修無已時者皆純乎天而不與孔孟所以主持數千年之名教而儒之統與治統相維而不墜此是何等關係而徒博一渾厚之名故源能位置諸大儒乃可以爲宇宙兩澤作

主持可

予弱冠赴京師時東林之名甚著每日章疏固多  
頌言間亦有摘及之者予謫學士年長者東林人  
果如何長者云東林君子也未必人盡君子而主  
盟者則真君子也然則摘君子者之人可知已嗣  
後五十年文章節氣大約皆東林之人也晚得涇  
陽諸集讀之開審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  
人處不徇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予謂文成五  
百年後直接元公而念菴涇陽則及其見知者矣

宗傳一編已就緒而及門士仍有疑涇陽者曰子  
何疑曰疑其人萬曆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  
終而黨禍猶未已也今日曩東林明日曩東林東  
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曩東林豈非作始  
之人貽謀之不善乎曰子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可望于今之世哉陰勝之  
時孤陽一線則東林實係絕續之關乙丙亥魏逆  
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



乎諸君子之所以爲忠臣而撐柱天地名揭日月  
者在五十年之後而其鼓盪靡厲者在五十年之  
前則涇陽之氣鬼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  
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耶子之所以見短者子正  
於此見長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程  
朱當僞學之禁而當時亦不敢信其爲千古之大  
儒也質鬼神而無疑俟後  
聖而不惑須大開眼界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陳遇森

全編

侄孫永徽

漢儒考

董子

甲公倪公寬毛公附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  
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

以其意許而柳之議

正次弟

王一問亦

不可違非

何也以三

人者意亦

陳四與魯

侯齊有是

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聞魯日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繼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序絲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聖王之門五尺之童羞與之伍伯爲其先

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仁猶砥礪之與美玉也主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

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  
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  
王亦上兄也充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  
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  
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  
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  
不問家人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  
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  
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降儒夾仲

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  
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  
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  
杯蕃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  
於後世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才而向子歆亦言今後  
學者有所統一爲群儒首云

上苑初晴小

千文然皆以學至大官也

林表報昔日心機發之平法以

天人相與  
之際此句  
醫論

三策

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  
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見聞博而智  
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



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造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義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決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箛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

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  
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  
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  
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  
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

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  
白魚躍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  
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  
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  
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  
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  
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君子所以  
造命萬物  
歸於一源

西春秋有

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  
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  
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  
惟冶者之所鑄緩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  
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  
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  
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

刑爲宜求  
端於天是  
生屬

在德教而  
不任刑何  
是求端於  
天處

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  
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  
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  
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  
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五之吏治民毋  
乃任刑之愆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  
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  
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  
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  
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  
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

備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  
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  
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  
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  
至者何也此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  
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過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  
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亂濟  
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不  
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肩殊扞熟爛如此之  
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  
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  
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其

更化善治  
又教化之  
大務也

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  
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  
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  
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  
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  
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  
於民者罔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

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異焉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其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  
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  
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  
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  
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  
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  
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

王悼痛而欲存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  
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  
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  
禮義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  
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  
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  
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  
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  
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  
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憊酷之吏賦  
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  
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相望而姦不息俗化  
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  
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聖德昭然施於  
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外間行知  
見道之言  
設誠致行  
尤中武帝  
觀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  
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  
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  
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  
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



漢郡守縣  
令一段千  
官不易

明倫彙編

家範典

三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  
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  
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  
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  
爲市貧竊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  
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  
十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  
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

實舉以觀  
大臣之能  
亦是漢廷  
良法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是以有司竭力盡職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  
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  
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  
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  
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才則三王之盛易爲而  
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

量材而受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貫條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

先生曰有  
知者不知  
春秋前  
有見而不  
後有賦而  
不知爲人  
臣者不知  
春秋守經

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  
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  
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  
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

事而不知  
宜禮樂  
而不知禮  
爲人君父  
而不通春  
秋之義必  
蒙首惡之  
名爲人臣  
子而不通  
春秋之義  
必謂其狀  
之罪此語  
矣

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千萬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

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驪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

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  
不見也非明孝性情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  
並進賢知隱伏惡日纒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  
天終陵遲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  
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  
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



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  
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貶  
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  
者所繼之揅常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

雖得本原  
所以遷送  
論子

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川以此三者矣夏  
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  
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  
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  
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  
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  
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罔圉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遲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  
於末是以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已受  
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驚驚  
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  
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  
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轉其產業畜其積  
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

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  
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  
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  
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  
曰吾已食祿又奪闕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

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而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朱子曰仲舒所立其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礙得其樂

之士爲之亦

不過如此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

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晬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

於天下國家事業

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真氏曰仲舒純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

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

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

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

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

此豈諸儒所可及哉至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

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

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

可嘆哉



暴秦焚坑之後漢高繼之雖云豁達大度然不事  
詩書素輕儒術聖學不絕如綫矣江都崛起制策  
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匠心獨詣無所蹈  
襲醇儒也哉至正詛明道誦真王佐之心劉中壘  
以爲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佐霸者不及也於論  
篤深矣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爲太過是何足爲江  
都咎也

申公倪公毛公

申公培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鄩同師浮丘伯已而鄩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鄩率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旣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

一編定子  
家

書宿衛一歲中累遷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  
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  
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  
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  
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  
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  
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皆自殺申

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

倪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  
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旣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  
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爲人以廉知自將  
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爲廷尉廷尉  
府盡川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椽史莫  
知所爲寬從北道還問之以意對椽史皆服因推使

爲奏奏具湯大驚召與語奇之奏上卽得可異日湯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爲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質對帝召見寬悅之從問尚書以爲侍御史遷左內史寬居官一意古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開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闕秩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絕課更最帝由此奇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

內實志報  
公曾爲邑  
令不見於  
史何也

說對數歲未有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  
元精神所邠徵兆必報然薦饗之儀不著於經惟天  
子建中和之極祗戒精專爲之木百官之職各稱事  
宜爲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帝  
曰善乃自製封禪儀頗采儒術文焉

大毛公萇趙人也善說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術  
淵源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  
其釋鳴鴉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  
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顧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

合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爲博士或曰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宮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味宋程純公顯於漢儒最重生大毛公云

漢儒去古未遠躬行意多觀此三人其見然當秦火之後天子皇后多尚黃老而特立始終不變以儒術著稱者蓋亦難矣薪傳之功豈容易視之耶

鄭康成公

鄭 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尚書僕射崇八世孫也康成少爲鄉嚮夫休歸常請學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美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

此本得而  
于也



西不熱雨  
動也

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圖緯聞康成善美乃召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明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

聖不得而  
臣也

何進奏  
置其  
名飲假以  
爲重五孔  
女樂實和  
敬重非可  
以僞樂也  
而前市羅

北地太守劉環及康成答何休義據通深山是古學  
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  
威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  
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  
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康成  
屣屐造門告高密縣爲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  
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  
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

拜約不入  
境更不可  
以偽要也  
康成其有  
厚德哉學  
問博洽解  
對英敏又  
異淺者耳

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世嘉其高皆悉稱  
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居  
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  
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  
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爲  
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  
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  
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  
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康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  
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  
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或出  
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  
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  
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  
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  
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

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  
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  
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  
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線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  
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  
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林孝存周禮難凡百  
餘萬言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治

熟稱爲純儒齊魯問宗之其門人山陽祁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瑗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殿時並童幼康成稱淵爲國器般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緣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爲祿諸類此不可悉數康成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逃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

五經通義 卷之二十一 三  
汭注胤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 黃昭我周  
王又注成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  
曰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腹又注旅熬讀曰毫謂是  
適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  
云亡其汭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  
見古文唐太宗貞觀間從祀宋真宗追封高密伯嘉  
靖九年以學未顯著改祀於鄉後有云傳經功大後  
鮮其儔且稱懋行君子宜復其祀

鄧氏元錫曰自先漢初經師淳實術業深通而離  
全經之日遠業頗有訛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

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願從於欲爲奢淫于是

乎簡行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康成生平學行俱無可議畢竟是東漢第一人以訓詁日之宋儒議漢儒未免太過

著述之富莫過康成而以學未顯著收祀于鄉蓋因宋儒以訓詁日之未許其見道遂沒其傳經之力夫不見道而何以爲懿行君子耶位置前賢須俟後聖



理學宗傳

卷之十二

真見月

天

理學宗傳卷之十二終